



時代的新人

SHI DAI DE XIN REN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紅軍團長.....李長俊 (1)

紅色山区的女兒.....張天云 (8)

尖兵.....鄭 華 (22)

好閨女.....力 科 (29)

一个年青的“老炊事員”.....悠酸整理 (34)

不怕困難的人.....朱永軌 (43)

紅軍團長

李 長 俊

顧貴山呀鉄打的漢，
身經百戰意志堅，
長征途中帶兵馬，
南北轉戰半个天。

顧貴山呀不一般，
解甲歸田已九年，
九年務農如一日，
能官能民美名傳。

顧貴山原是安徽省六安縣人，今年五十七歲了。他的一生，是革命戰鬥的一生；他的經歷，也正是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經歷。顧貴山五歲時要飯，八歲後，給地主放牛，扛長工。一九二八年，他參加了當地的農民暴動，殺了大惡霸，砍了地頭蛇，除了害，出了氣。這時他已經是個共產黨員了。紅色的風暴越來越猛烈，鬥爭也越來越殘酷。一九二九年，顧貴山正式參加了紅四軍，在戰爭頻繁而又艱苦的年代里，他由戰士升任班長、排長、連長、營長，一九三五年升任紅十五軍的團長。他在革命戰爭的熔爐里，鍛鍊得能征善戰，經常以少數兵力，戰勝多數敵人，使敵人聞風喪胆。

一九三四年，紅軍北上抗日，在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，顧貴山跟着毛主席，爬過雪山，走過草地，越過八百里天險秦嶺；千山萬水，出生入死，身經大小戰鬥四百余次，最後勝利地到達陝北，與劉志丹部隊會師。後又跨過河東，與日寇作戰，參加了有名的平型關大戰，痛擊了日寇。戰鬥數十年來，他身上負了十幾處傷，但是，他始終抱着一顆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決心，忘我奮戰。直到全國解放以後，他才帶着黨員介紹信和革命殘廢軍人證明書，來到他妻子的家鄉林縣下園村安家落戶。

當過“馬夫”的故事

幾十年不干農活了，顧貴山再拿起鐮刀、鋤頭的時候，心里有一種不平常的感覺。從前他也在田里種過地，但那時全是給地主干，流血流汗，終年吃不飽穿不暖，心里象壓着塊石板一樣整天過得不舒服。今天，是第一次給自己種地了，心里禁不住湧上來一股熱勁。他深深地感到了革命的珍貴。他看到人民無憂無慮地勞動在自己的土地上，高興得真想跳起來。革命使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呀！晴朗的天空，肥美的大地，一切全是人民的了。在廣闊的天地間，人民尽情地自由呼吸吧！

顧貴山怀着無限興奮和歡樂的心情，日日夜夜和農民一起生活，一起勞動。他雖然帶着滿身傷痕，一條右胳膊麻痺得失去知覺，連吃飯拿筷子都很困難；他的脊梁上還底着一顆子彈，從一九三二年一直背到去年，為了這顆子彈穿衣裳都去愛人幫忙，可是他在農村里和一個普通的農民一樣，天天泥手泥腳地為社會生產着財富。他從沒開口向別人談過自

己的那些光榮的歷史。多少年來，他只告訴過人們他是窮人出身，受過地主的欺侮和壓迫。

為教育後一代，顧貴山常向青年們宣傳紅軍的故事，每次談起來，人們就馬上把他圍得水泄不通。他說得有聲有色，聽的人一動也不動，怎麼爬雪山，怎麼過草地，怎麼搶渡金沙江，怎麼越過天險秦嶺，後來又怎麼到達延安……他把紅軍的英勇奮戰的姿態，敵人狼狽逃竄的模樣，都說得有鼻子有眼，別人聽起來就象身臨其境似的。聽着聽着，就有人問他了：“你怎麼知道這麼多呀？”顧貴山想了一下說：“我比你們歲數大，當然比你們知道得多。”

顧貴山講的這些故事，青年人愛聽，老年人也愛聽。紅軍的故事在羣眾中間流傳着，大大鼓舞了羣眾的生產熱情。

後來，人們就逐漸猜疑起顧貴山的來歷了。有的說：“他一定當過老紅軍，親身經過這些事，不然，怎麼會說得那樣生龍活現？”有的說：“他就是當過紅軍，也不象是一般戰士，你聽他的言談那樣老練，那樣有條有理，連怎麼指揮作戰都知道，一定是個大幹部。”有一次，一位老漢問顧貴山是不是當過大幹部，顧貴山笑着說：“紅軍咱是當過，可沒當過大幹部。”那老漢不信，追問道：“你講的那些故事，要沒當過紅軍部隊的首長，怎麼會知道那麼清楚？”這一下把顧貴山問住了。他趕忙繞了個彎兒說：“我在紅軍里當過馬夫，給首長們牽馬，接近首長多了，知道的也自然就多了。”老漢搖搖頭說：“老顧啊，你可不象當馬夫的呀，你還是如實對我說吧，村里的人都在議論你呢。”

大家越議論，顧貴山就越受人尊重和敬佩。都親切地喊他“老顧”，孩子們喊他“顧伯伯”。後來，村里干脆就選

他当了政治教員。羣众說：“咱村有了老顧，就不發愁工作搞不好了”。

顧貴山的來歷，在人們中間仍是个謎。

直到一九五八年冬天，縣委劳动福利部有个同志去下園村，人們才从他那里問出了老顧的底細。

顧貴山謙虛、朴实的作風，感動了周圍廣大的人民羣众。

劳动是最愉快的事情

顧貴山当过紅軍团長的消息傳开之后，羣众对他的生活愈加关切了。顧貴山唯恐別人看出自己生產、生活中的困难，坚持割庄稼，挑担子，好象沒有他干不了的活似的。其实，干了干不了，他爱人最清楚：他每逢做重活回來，就一晚上睡不好，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麻木，有时伤口也疼起來，便咬着牙支持着。一夜过去了，第二天还是照样干。他爱人不知劝过他多少次了，他总是向她解釋：“从前在战场上，几天几夜不吃飯，身上帶着伤，还要向敌人冲锋，現在这点小事，没有什么关系。”顧貴山还暗暗嘱咐爱人，不讓她往外洩露这些事。

干部們看他做活时那个艰苦样子，曾劝阻过他許多次，但他总不肯听。因此，每到農忙季節，羣众都搶着帶他干活。干部們也常來他家了解他的困难，并劝他應該多休息，顧貴山告訴大家說：“劳动是最愉快的事情，越干重活，越觉得过瘾。”由于他劳动好，一九五四年春天，他帶头又賣了一千斤余糧，在他的鼓动下，全村超額完成了統購任务。

一九五六年春，農村初級社都轉成高級社了，土地報酬取消了，實行了按勞分配，顧貴山身體弱，勞力差，生活比以前困難了一些，但他認為再困難也不能要社里幫助，更不能讓國家救濟，困難要以自己的勞動來解決。每當遇到困難，顧貴山就想起在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道路上，毛主席向紅軍戰士們說過的話：在共產黨員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。他還記得，有一次毛主席在大会上象朗誦詩一樣的有趣地說過：

青枝綠葉是我們的房。

荒山蕪坡是我們的床。

火車飛機都在我們的肩膀上。

那時敵人運送糧草彈藥用的是火車飛機，而我們卻全靠双肩。天大的困難都克服了，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呢？

顧貴山想起了這些往事，渾身都是力量。他想：革命並沒有完成，我們的肩膀上還背負着重大的政治任務，多一分勞動，就會把社會向前推進一步。勞動，是多麼豪邁而愉快的事情呵！

顧貴山終於被全社羣眾選成勞動模範。你一進他的屋，就會看見毛主席像的周圍貼滿了紅紅綠綠的各種獎狀。從每張獎狀上，都可以看見顧貴山辛勤勞動的成果。

出色的炊事員

一九五八年八月間，人民公社成立了，農村里的生活象一鍋開水似的沸騰起來。公社決定搞公共食堂，從家庭圈子里把婦女徹底解放出來，參加農業生產。這個辦法在下園村一提出來，顧貴山高興極啦，立即動員自己受人把家里儲存

的糧食，都拿出來送給食堂。並動員他的岳父家把房子騰出來當廚房，下園村的羣眾在他的帶動下，獻鍋的獻鍋，送糧的送糧，搬桌子的搬桌子，這樣以來，公共食堂很快就辦起來了。食堂成立後，有些人不願當炊事員，認為炊事員是服侍人的活，不如在地里勞動痛快，顧貴山一看事情有點不順當，自己就首先報名當了炊事員。

這是別人料想不到的事情。有些人想：老顧在別的工作上帶頭可以，炊事員實在不是他干的活。但是，在顧貴山心里想的是：革命工作沒有什麼大小之分，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干。

食堂成立後，顧貴山整日奔忙，除了廚房里的工作外，每天還要上地摘南瓜。食堂離南瓜地足有三里路，三百多人吃飯，每頓都要有几百斤南瓜下鍋。這個担子全由顧貴山包下來了。

幾天之後，顧貴山的肩膀磨出了血泡。晚上，愛人吃驚地問他：“這是怎麼了？”他支支吾吾地說：“磨幾個泡怕啥，就你見不得事”。

担南瓜這樁活，對顧貴山來說，還是比較容易干的，而困難的是摘南瓜。南瓜大的象石礮，他憑一支健康的手臂，怎能把它摘下放進筐里去呢？他一條腿彎下來，先把瓜秧砍斷，然後再用腿幫助胳膊把南瓜夾在筐里。每次摘滿一担南瓜，他臉上總是露出一種勝利的微笑。

六、七月的天肯下雨，顧貴山踏着泥漿冒着雨也要到瓜地去。有一次，他担南瓜回來，正碰上黨支書王成山，王成山心疼的批評他說：“老顧，你总是不接受大家的勸告，一挑就挑這麼多，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啊！今後可要少挑點。

要是食堂人少，大隊可以再給你們添個人。”支書秤了一下這担南瓜，足足一百三十斤。顧貴山心想：我多挑一些有
啥！食堂少用一個人，生產上就多個勞力，人就這麼多，事情可不能不辦。

“生產大躍進中，羣衆給顧貴山編了一首快板：

鋼最硬，鐵最堅，
比不上俺村顧貴山，
千難萬難他不怕，



韓野插圖

他是一个好党员。

顧貴山听了这些贊揚，心里想：毛主席常說，党员是人民的‘長工’，我要当好人民的‘長工’，还差得远哩。

顧貴山不僅能吃苦耐劳，而且把食堂管理得井井有条。他和炊事員一塊研究訂了七天不吃重样飯的計劃，使得人人滿意。食堂对老人、病号，照顧得更更是无微不至。有了病号，顧貴山就親自端湯送水。全公社食堂大評比时，下園村的食堂插上了紅旗，大家都說顧貴山是个出色的炊事員。

紅色山区的女儿

張 天 云

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我从鄧州北上，去訪問深山中的一面紅旗——晉月英。当我帶着平原的風塵，赶到湯陰縣山区漁泉村时，已經是“一輪明月东山上，几点灯火挂山庄”了。進村前，赶牛車的社員見我打听晉月英，親熱地跟我談起來：“她是个好干家，山上山下几十里都知道……快啦，她快上北京見毛主席了。”

在暴風雨中成長

晉月英生在一个貧農的家里，11歲时，父親就病死了，姐弟們依靠母親苦渡时光，連“糠菜半年糧”的日子也過不上。每遇荒年，全家不得不到处挖草根、找野菜充飢，可

是，周圍的大山跟貧農一樣窮，上上下下淨石頭，想找到一些野菜都不容易。為了找吃的，晉月英從小就跑遍了附近的羣山峻嶺，同時也受盡了大風雪和炎夏的苦難。

晉月英17歲那年，嫁給了僱農馮清海。馮家更是窮的要命，“一壠青天都沒有”，結婚後沒住處，丈夫清海只好來到她娘家過日子。小倆口早起晚歸，成天到五、六里外的山腰上墾荒種地，餓着肚子上去下來，經常累的腰痛腿痠。可是忙來忙去都是空的，好容易收到手一點糧食，又叫國民黨的苛捐雜稅霸去一大半。月英生下的第一個孩子，沒活到三歲就餓死了。母親領着兩個十來歲的弟弟，不得不遠離家鄉去逃荒要飯。月英懷着滿腔憤恨問丈夫：“為啥咱們一年忙到頭，連老娘、孩子都養活不住？為啥地主家成天不下地，反而個個吃得肥頭胖腦？”清海握緊拳頭，咬着牙對妻子說：“窮人總有出頭那一天！……”

一九四三年，八路軍來了。就在八路軍來到的第三天，清海就參加了自己的隊伍。不久，逃荒的人家紛紛轉回家鄉，月英的母親也領着孩子回來了。從此，漁泉村上下便成了紅色游擊隊的天下。

清海离家去打游擊的前夜，曾安慰妻子：“別難過，停不多長時間就回來啦。只要消滅了敵人，再也不受壓迫了，咱們吃的飽飽地上山去開荒種地，叫子子孫孫永不過那飢一頓飽一頓的日子！”月英喚着眼淚對丈夫說：“你放心吧！走吧！今個盼，明個盼，總算盼到了這一天……”

紅色的山嶺象一把把尖刀插進敵人的心臟。日本鬼子、“皇協軍”和國民黨狼狽為奸，費盡心思來“掃蕩”紅區。為了反“封鎖”，反“掃蕩”，保衛紅色政權，晉月英在

党的領導下積極參加了婦女工作。她白天領着婦女們上山開荒搞生產，晚上給游擊隊、民兵縫衣、做鞋、做飯和傳遞消息。情況緊急時，便和男人一樣站崗放哨，或帶領鄉親們往深山轉移。月英從小就熟悉山上的每一條小道，所以羣眾跟着她很放心。

一九四五年，日本鬼子扔下了最後一面可恥的膏藥旗，向英勇頑強的中國人民投降了；那些漢奸走狗‘皇協軍’搖身一變，都又成了‘國軍’。國民黨向紅區發動的一次次‘進攻’，都同樣遭到可恥的失敗。紅色政權愈來愈加鞏固。這時，清海轉回區干隊工作，順便也能探望探望月英了。

一九四七年春天，為了配合解放大軍渡河南下，游擊隊在敵後展開了武裝活動。他們挖鐵路，摸碉堡，打埋伏，闖縣城，鬧得敵人坐臥不安。有一天，清海等四個游擊隊員，每人腰插兩把盒子槍，護送解放軍的偵察隊偷過鐵路，當他們完成任務摸到紅白交界的盆窖時，冷不防碰上了白匪的大隊。他們橫冲直殺，個個雙槍齊發，堅決奮戰。就在這次突圍的戰鬥中，馮清海同志為革命光榮地流盡了最後一滴血。

不幸的消息傳到漁泉村，月英緊緊地摟住七個月的親兒小鎖，只覺着天旋地轉，好象一下子塌了半拉天。月英的母親哭的死去活來，清海的哥哥望着馮家三門守着的一條根——小鎖，心如刀割，悲憤的火焰燒紅了全村人民的心……。

沒過三天，楊區長（黨員）親自來到月英家。他把小鎖緊緊抱在懷里，沉痛而又堅定地說：‘替月英同志，你聽我說，人都不免一死，但是有的死的可恥，有的死的光榮。清海為革命犧牲，犧牲的光榮、犧牲的有價值，共產黨和人民啥時也不會忘記他。在舊社會，清海一年到頭為地主累死累

活，沒有過一天舒坦日子，八路軍來了，他帶頭參加部隊，四、五年來表現一貫很好，是個好同志，出了這件事，叫誰能不難過？可是，光難過有啥用呢？應該給青海爭氣，從悲憤中站起來，狠狠地打擊國民黨反動派！”他停了一會，接着又說：“小鎖這孩子是青海唯一的一點骨血，也是寶貴的革命種子，一定得把他好好撫養長大，為青海報仇！”楊區長在月英家談了很久，還把區政府關於為青海烈士開追悼大會的決定告訴了她，並且在臨走時一再囑咐：“今後困難是有的，但不要緊，天塌了有黨和人民政府給你頂，任何困難都莫怕。”從此，區上的幹部經常到月英家問長問短，政委、區長見到漁泉村的人，總要問問月英和小鎖的生活情況。

由於黨的不斷教導和關懷，在月英的心里慢慢升起了一顆明亮的紅星。她不止一次地凝望着毛主席的畫象起誓：至死不離開革命！她對青海的哥哥一再表示：永遠也不叫小鎖改名換姓！每當夜深月明，她總是反復思念着青海說過的話，輕輕地撫摩着小鎖的頭頂。

青海犧牲沒幾月，月英的母親就病死了。養家活口、撫育孤兒幼弟的重担子，全落在晉月英的肩上。

勝利進行曲

偉大的一九四九年帶來了全國人民的解放，十月一日這一天，毛主席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。勝利捷報象花朵一樣紛紛飄進紅色的山谷，山區人民敲鑼打鼓、成羣結隊地爬上高山，他們放開喉嚨高喊：“共產黨萬歲！”“毛主席萬歲！”“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！”“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！”……山谷的迴响振動了每一個人

的心弦。晉月英拉着小鎮的手，也跟着喊起來、笑起來，巨大的勝利又使她恢復了青春。

土地改革的浪潮排山倒海地來到了，晉月英懷着火一樣的情憤參加鬥爭，並且帶頭斗倒了惡霸地主。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，使晉月英受盡了苦難；激烈的階級鬥爭，進一步使晉月英擦亮眼睛，看穿了剝削者的罪惡面目，找到了農民世世代代貧困的窮根。她越進行鬥爭，就越痛恨舊社會；越回想舊社會給人的苦難，就越熱愛解放后的新生活。

這時，晉月英在村上是一個出色的婦女主任，別人不願干的工作，都由她干；對個人有利的事情，她總愛讓給羣眾。要說勞動，誰都誇她是把好手；揹着孩子上山下山，荒地都能叫她翻騰出好庄稼。在家里，她是個慈愛的母親、賢惠的姐姐，吃飯穿衣先顧兒子和弟弟，后顧自己。政府顧慮烈屬生活有困難，曾發給她1300多斤撫卹糧。這些糧食，她一點也舍不得吃。她想：自己能勞動，顧三個孩子還顧得了；庄稼一年比一年好，也不交租也不交捐，還怕餓着了人？農忙季節一到，羣眾爭着替她代耕，都被她謝絕了。但羣眾堅決要執行政府政策，非要代耕不可，她只好把撫卹糧拿出來，讓代耕的羣眾吃，並且打酒、買菜、烙餅，熱情款待，如果不來她家吃飯，她就堅決不讓代耕。她說：「都是庄稼人，干活咋能不叫吃飯，庄稼也不是那一個人興出來的，飯也不能光咱自家吃。」

黨指出互助合作的道路以後，晉月英真心擁護，馬上找到三戶農民成立起互助組，並且把自己歷年省吃儉用儲蓄下來的一點錢，買了一頭騾子牽到組里。她覺着互助起來就是好，減免了羣眾代耕的負擔，又能發展生產。互助組第一年

就顯示了它的优越性，庄稼收的多，彼此能照应，而單干戶呢，顧了山上，顧不了山下，成天担心虫害。一九五三年，党的統購統銷政策一公布，晉月英帶頭賣余糧300斤，并動員她兩個弟弟賣余糧700斤。這時兩個弟弟已經能夠自立了。从此，她再不需要政府的一切補助和照顧了。就在這一月，晉月英串連了本村和外村的六、七戶貧僱農，跟黨支書一齊，在全區建立了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。當時社里規定，婦女早晨可以不工，每晌還可以提前下工回家做飯。一般婦女半年只定六、七十個勞動日，可是晉月英半年計劃做一百一十個勞動日。到了麥收一算賬，晉月英超額完成了任務，做了、一百五十個勞動日，比一般婦女超額一倍還多。

合作化運動在農村廣泛開展起來。晉月英擔任農業社的婦女主任，工作多了，責任大了，接觸的事情更複雜了。白天，她要東奔西跑，下地做活，回家做飯；晚上，要抱着六、七歲的小鎖參加會議，有時甚至需要揹着小鎖連夜爬山越嶺，到鄉里、縣里去開會。要說艱苦，月英從小就艱苦慣了，她一點也不把它放在眼里。

可是，就在這時，有幾個對農業合作化不滿意的分子，對晉月英進行了惡意的諷刺和挑撥：“男人為干革命干的連人也不在了，一個女人家還不好好在家顧孩子，日里奔，夜里熬，到底圖個啥？”“模範嘛！不積極就能這樣露臉啦？”晉月英對這些風言風語，越琢磨心里越煩惱。她翻來復去問自己：這樣沒明沒黑的干，是為了露臉？是為了當模範？揹着孩子，成天轉來轉去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還不是为了大家？月英的情緒低落了，整天在家守着小孩，苦悶的不行。黨支書劉芳春同志知道這事後，立即來找晉月英。劉芳春着急地

說：“哎，你怎么聪明一世，糊塗一时啊！千万不能中了詭計。說這些話的人正想叫你垮台不干呢。”黨員邢保鈞接着說：“不說旁啥，光看看說這話的有几个，都是些啥人，你就明白了。”晉月英心里的疙瘩一下子解开了，她長長地吐了一口气，覺着舒坦多了，同时也感到慚愧起來。刘支書繼續說：“要說積極圖个啥？只管理直气壯地跟他們說：一不圖錢，二不圖官。圖的是，劳动人民再也不过那暗无天日的日子；圖的是，千千万万象小鎮这样的孩子，都能过幸福生活。总的一句話，圖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！”刘支書一边撫摸着小鎮的头髮，一边接着說：“俺們也有缺点，沒在政治上、工作上对你多照应。月英同志，希望你把眼光放远大些，在政治上要对自己要求更嚴格，不上高山，望不着远景，沒有个远大的目标，走起路來，說不定会在岔道上犯迷糊，以后，一般會議你可少参加点，搯个孩子上山下山也实在頂不住。小鎮这孩子漸漸大了，对他也別太姑息，想叫他学清海那样，一定得讓他从小就知道劳动、認字的好处，知道他爹是为啥牺牲的。”小鎮在刘支書身旁用心地听着，兩只黑亮的眼珠，來回地滚动着。

由于能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晉月英受到广大人民羣众的热烈拥护。一九五四年，她当了鄉人民代表，并被选为黃洞鄉的副鄉長。一九五六年，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國共產党，終于成了一个自覺的无產階級的先進战士。

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，从出生那天起，直到当选为副鄉長，这三十多年的歷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歷史，也是全國人民在党的英明領導下，所進行的整个偉大解放斗争的縮影。

水庫上的歌聲

离漁泉20多里的土門水庫开工了。山上山下，人山人海，紅旗飄飄，打夯声和歌声响成一片……

双手逮住老龍王 領着泉水翻山崗

大山窪，变魚塘 岳飛永不下内黃

无数优美、豪壯的民歌、民謠，都在大躍進的年代里出現了。这充分表达了广大羣众，迫切要求改变大自然面貌的激动心情，和全体劳动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堅強信心。

湯陰縣在歷史上是个老災区，据說宋朝大將岳飛在这里降生不久，就被一場洪水冲走了，他母親怀抱他坐着一只大水缸随洪水飄流，一直飄流到内黃縣。联想湯陰縣的歷史和山区人民建設水庫的英雄气概，“岳飛永不下内黃”这一句詩是多么耐人尋味啊！

建水庫时小鄉已合併大鄉，晉月英積極响应干部下放の号召，剛剛交卸了副鄉長的职务，党支部就叫她領着一班妇女，扛着扁担來到工地。民工見妇女們也來了，紛紛議論：‘哎呀，妇女頂个啥’



韓野插图